

## 关于信仰的拷问

朱 凌 郑润良

长篇小说《鸠摩罗什》的写作、出版是徐兆寿先生直击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又一次关于信仰的拷问。2014年徐先生的《荒原问道》问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的该作品研讨会上，徐先生直言在当下理想和信仰凋零的时代，小说的写作有意向张承志等人学习，注重理想色彩的抒发和抒情氛围的渲染。虽然如此的言说容易脱离现实，走向道德主义或滥情主义，而缺乏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冲击力量。2017年出版的《鸠摩罗什》似乎距离现实更加遥远，它缘起于作家作为武威人童年的记忆，认知于对佛教信仰的探源和求索。这种求“道”，忠于“信仰”的精神书写，依然延续了徐兆寿先生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只是更加直接，更加具体而已。

### 一、地域信仰的延续和思考

徐兆寿先生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于甘肃凉州，即天马的故乡。中国历史上西北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区域，成为汉唐举足轻重的“边塞”要地。《鸠摩罗什》<sup>①</sup>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发现，离开西部才能真正看清西部是什么样子，同时，也明白我的写作资源仍然在西部。”“我从上海坐着飞机回到兰州时，当我再次看

到那久违了的荒山野岭时，不知为什么，突然间产生了难以想象的亲近感。我觉得这就是我所认定的地方。我必须为他奉献生命。”

《鸠摩罗什》中提及的佛教“圣地”凉州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汉武帝、西域、天马、敦煌、佛教、玄奘……一系列传奇都源于此地。西北，这风沙苍凉之地，成为知识分子跋涉、扬名、问道、求索的通达之境。仿佛只要出生或来到西北这苍茫大地，人格或性情就会被那历史的氛围所浸染、所弥漫你、所激活。特殊的地域风情造就了特别的人文气质——一种历史的气息，那种悲壮、苦难、苍茫、豪迈之气。他们不断从边缘、荒凉的西北出发，带着历史深重的呼吸，向着历史，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发问，形成了风格特异的西部文学精神。鸠摩罗什在这片土地上的经历对延续这种精神和文化传承尤为重要。以这片土地为发源地或起点，鸠摩罗什修习汉字、研读经典、弘扬佛法。而此地是具有代表性的西部高地，一直是高海拔的令人追索的神秘之境，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可直接与天空对话。徐兆寿在这片荒原上从未停止过问道求索的独行。这是令人独思的土地，在这里，作者试图阐释、探索，

也曾质疑,追寻着灵魂的过往和去路。他马不停蹄地走访了故乡——雍凉大地,并从佛经中搜集了鸠摩罗什先后于武威、长安弘法译经的大量文献资料。正是基于对凉州地域文化的痴迷,作者才会以此为源头或起点,使《鸠摩罗什》在这样的文化地域中完成它的信仰塑造。

## 二、关于文化理想的追问

徐兆寿先生一直坚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荒原问道》中表现出“一股理想主义的激情”。他以一种“问道”的方式,彰显了新型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在光荣于苦难中“涅槃”。《鸠摩罗什》这部小说还有第二条副线——即以“我”为叙述者,描绘了几个当代学人,把关于鸠摩罗什的诸多问题引致当下,并引入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使两种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较,使这部历史传记小说有了其深刻的当下性。

关于文化信仰的追寻早在徐兆寿先生以《非常日记》为代表的“非常”系列作品中体现出来。这一系列作品将笔端触及莘莘学子的心灵深处,探寻人类的文化源头,犹如探险者走向了一条荆棘丛生而又新奇愉悦的道路。《非常日记》围绕大学生青春期心理和性困惑提出问题。那么,《非常对话》则是作者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和所处社会环境的高度责任感,也是一个社会学者应有的责任感。《非常对话》的访谈对象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者、性文化史研究专家刘达临教授,在和刘教授的交谈中,婚姻、家庭、社会、性

神秘面纱被层层揭开,揭示“性”是肉体也是心灵更是文化的多重主题。作者用这种别样的方式解答了《非常日记》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后来陆续出版的《生于1980》和《非常情爱》从不同侧面超越现象和本质的思考,从情感和理性的高度诠释了爱情、财富、否定、追求、失败、成功交织的情感体验,是真正的“把思想和信仰的命题发挥到了饱和程度的作品”,张扬了不平凡的人性,从西部走向全国,奠定了作为校园当红作家领军人物的地位。

关于文化信仰的追问延续了徐先生小说的一贯基调。小说《荒原问道》中直面人性和人的存在。“唯有通过灵魂之‘眼’和灵魂之‘耳’,信仰叙事神性写作才能开拓出新的视域,倾听和凝视来自另一个生命源头的声响和光亮。”<sup>②</sup>从“非常系列”向《荒原问道》的阅读体验,我们看到了从性文化研究向文化信仰研究的转向。徐兆寿一直试图在对古老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安身立命之“道”。《荒原问道》将笔触从大学伸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小说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地理空间,同时也描绘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空间。小说中,徐兆寿先生借两任主人公的命运变迁和人生经历向中国文化的命运发问。何为道?何为理?知识分子以何种姿态存在?,比起“非常作家”时期,徐兆寿已经走得很远了。而到《鸠摩罗什》,徐兆寿便将这种对文化命运的执守和发问继续下去了。《鸠摩罗什》实际上延续着问道之途。徐兆寿身上一直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他

自身经历浓缩了80年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命运。《荒原问道》承载着80年代的文化记忆,既是为启蒙精神守灵,也是为西北大地上的千年文化信仰招魂。徐兆寿习惯于用他诗人的情怀和语言来拷问人性,思索人生。《鸠摩罗什》的历练和出世,充分继续着凉州学子对人类灵魂的质问,体现了天地人一以贯之的和谐思想,妙笔生花,醍醐灌顶。他在“问道”的文化体验中向人类灵魂深处进发,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新的时代特征和信仰。鸠摩罗什以其生命原初的伟大信仰在凉州大地上续写着佛教的传奇经历。《鸠摩罗什》中所描写和记录的佛学大师的文化遗产和随喜功德被学者专家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一切善知识,只做静水深流,无论是书中的故事,还是凉州人平静祥和的生活,无不体现出这被佛教浸润千年大地上的光荣与梦想。由于千年文化的积淀,这片古老大地的文化精神正逐渐向宽厚包容提升,佛光照耀下的凉州文化,使万物生灵以一种更加坚韧强大质朴的形象而存在着。它引领着今天的人们坚守着心中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坚信:是到了信仰、伦理和道德重建的时刻了!

### 三、关于精神信仰的考辩

徐兆寿在小说《鸠摩罗什》的对话和考辩中,进行了上帝运河和佛国诸河两大文明的对照,严肃批评了现代社会中对科学的过分迷信以及信仰中存在的利己主义倾向,并警示我们“发展”背后潜隐的精神危机。徐兆寿先生一首诗写到:“科学啊,

请你放下手中的屠刀,给信仰留一点生存的空间。”<sup>③</sup>在《荒原问道》中我们已经初窥这种洞见的的光明,它以一种精神高蹈的方式去呈现思辨的内容,呈现出那种来自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启蒙之光。叙事和哲思的精神线索一直闪耀在徐先生的作品之中,站在“荒原”之上的哲学之思和哲思之后的汹涌的抒情,将现实纳入人的精神场域之中,使之更加智慧和平和。这种源于精神之端的创作延续至小说《鸠摩罗什》。徐兆寿认为,80、90年代对文化启蒙的高扬中对西方文化的“拿来”,必然会因执着于自我而走向偏执,从而可能导致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挫败感。于是,作家们纷纷回归到中国文化的立场。小说中体现为鸠摩罗什破除所知障,重开清明,重显正见,向大乘佛教的过渡。赫尔曼·黑塞在小说《悉达多》<sup>④</sup>中曾阐释给我们:知识可以传授,而自我是无法被传授的,有时姿仪都可能要比言辞重要,只有在不断弃绝中才能证悟自我。徐兆寿在《鸠摩罗什》中不断地追问与求索,不仅体现了他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文化理想,也是在心路历程上将自我与鸠摩罗什进行的一场精神互证。其中,对于“龙树”的中观学说与儒家中庸境界的求同比较,更是全方位提升了小说的精神与心智。在建构当下信仰体系时,小说《鸠摩罗什》所探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有价值的建议。这些意见蕴含在作者设问式的论辩中,提出以自由和开放心态,弘扬佛学思想,重建儒道学说,采取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在

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理论成果的同时，重估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价值，大力推动向中国文化的复归。

徐兆寿在小说（卷外卷）中作者直接进入小说进行对话和考辨，大幅度展开知识分子思索当下生活中精神问题。我们读完并没有感觉到唐突，也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同时也理解了作者的介入不仅是鸠摩罗什对现实境遇的迎接，也是他对在世俗中不断悟道和挣扎的延伸。鸠摩罗什之所以能在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荒原中修行求索，源于这片荒原中蕴含着最为无私而博大的哲思和信仰。这样生存和生命的极致反差构成了一股写作的源动力——来自信仰之力。尤其是作者写到与朋友在生活中的关于知识分子精神的对话以及亲历的真实故事，在思想启悟上超越了前面篇章中对鸠摩罗什故事的讲述，并且冷静而深刻地将小说推到了思想的高地。由此，可以说这是一次精神性书写，多年的自我思辨和对

灵魂的拷问，真的是要迸发思想的激情和倾诉内心深处对世界的认识和感知的欲望。正如评论家所言：“小说是对生命的勘探、考证，借由实证主义的写作精神和自觉的文体意识来落实、表达，这是生命的敞开，也是生命的学问”。

西部作家由于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承，大多数都有关于灵魂叙事、城乡关怀和信仰问题的关注，这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学现象。徐兆寿先生的小说《鸠摩罗什》当然也可以放在这一谱系中进行研究和解读。我们应该看到，面对城乡社会的巨大变迁，现代化的巨大冲击，徐先生一直坚守着他对文化的信仰，坚定地以大地为根基，试图写出一种立于大地的信仰叙事，求得心灵上的慰藉与文化关怀。

朱 凌 山东农业大学  
郑润良 厦门大学

#### 注释：

- ①徐兆寿：《鸠摩罗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9月版，第2页。
- ②吴子林：《信仰叙事的内在难度》，《小说评论》2014年第3期。
- ③徐兆寿：《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
- ④〔德〕赫尔曼·黑塞：《悉达多》，张佩芬译《悉达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